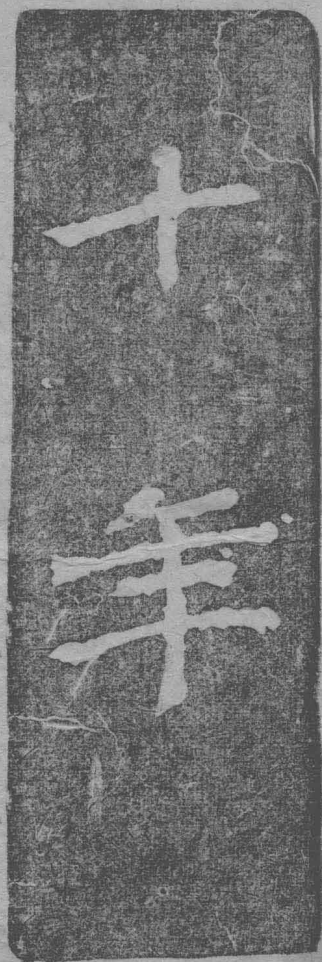


十年

集 續



集 續

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發行
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內一版發行

定價國幣三元五角（乙種）

（外埠酌加運匯費）

“十年續集”

中

印翻准不權作著有

編者 夏 丏 尊

發行者

桂林環湖北路開明書店
范 洗 人

印刷者 開明書店

總發行所

桂林環湖北路十七號
電報掛號七〇五匹

開明書店

分發行所

重慶成都
貴陽縣

昆明西安
江陽山

開明書店分店

目錄

謎

蹇先艾 一

煙

鄭伯奇 二五

海島上

艾蕪英

逃難

沙汀 六

馬蘭

蘆焚 七

主婦

沈從文 二〇

愛

周文 二七

四條腿的人

蕭軍 一〇

鄉愁

端木蕻良 三一

報復

蔣牧良 二五

十年續集 目錄

二

手的故事

茅盾 二八六

流彈

夏丏尊 二四四

謎

遷先艾

由一個身材高大，背鎗的團丁張德桂打着一盞白銅的風雨燈在前面引路，區長武懸聲喜氣洋洋地從縣城回到南鄉丁家壩去。從遠處看，那區長飄蕩着白紡綢的長衫，真像一個幽靈的影子。團丁穿着一雙線耳草鞋的腳，步子踏得很快，山路又是那樣的坎坷不平，不是石塊絆腿，就是沙粒刺腳，武區長差一點就跟不上他的旅伴了。他的身子向來就虛弱，先天不足，後天失調，在還沒有過足的時候，白天走路來，都會像風吹燈，東倒西歪的，何況還是在黑夜！他離開縣長的公館時，縣長很客氣，一直把他送到大門口，嘴裏雖然幾次在說着拿轎子送他，卻始終沒有向大班（一）發命令，於是區長只有咬着牙巴步行了。如果在素常心緒不佳的情形之下，像團丁這樣粗野地只顧自己飛跑，不管後面主人的辦法，他早已經唾沫飛濺，「王八狗蛋」地罵起來了；今天因為解款進城，成績比其他各區都顯著優異，着實受縣長誇獎了幾句之後，的確有點飄若驚鴻，並且那些話，團丁當時也親耳聽見了；這團丁又是自己的同

（一）大班就是轎夫。

弄，從小同在一個村子裏長大的，自然不好意思開口就罵人。武區長於是很文雅地喊道：

「張德桂，忙些什麼！走慢一點！」

並且張德桂

……

團丁好像故意裝耳聾，並不遵從命令，草鞋仍然在那些活動的毛石板大步地踏去，響着清脆的有節奏的調子。武直長身體雖然不大強健，內心卻是一個最不肯示弱的人，看見對方沒有理會，也就不再說什麼了，呼呼喘着氣，勢地壓了上去，四肢像龍蝦的腿似地在空氣中搖擺着；一到換不過氣來的時候，便把衣袋內早就預備好了的煙泡掏出，兩個來往嘴裏塞。……

月亮在灰白色的雲霧中徘徊着，幾顆疏星像鑽石一樣嵌在夜的天空。山谷中再也聽不見得的馬蹄聲，連行人都不容易遇到。天氣已經快到秋涼了，習習的谷風吹得滿山的雜樹颯颯地亂響。樹影亂動，偶爾有一兩聲餓狼的嗥叫從山澗中發出來。在朦朧的月光與星光下面，秀峻的山峯像幾座黑塔排列着，懸崖下的田廬彷彿一個格子很大的象棋盤。這些景物，武區長並沒有加以注意，其實是行色太匆匆了，他自然就缺少這種賞玩風景的閒情。單是那在飢餓線上的野狼的怒吼，已經使他的兩條瘦腿不由自主地打起戰來。

「區長，你怕豺狗（一）嗎？」那位團丁彷彿被野狼的聲音所激動了，停住腳，回過頭來問道：「你

聽，牠那聲音够多麼淒慘，跟人餓了肚子的時候一樣。」

區長早就想說話了，因為心裏一虛，兩肩便高聳起來，張不開口；團丁這一問，倒壯起他的膽子來了，聲調裏還帶着一點顫抖回答道：

「我以爲你耳朵發聾了呢！剛才叫你打着燈走慢一點，你聽不見！」——噢！在這樣的黑夜又是在深山裏頭，豺狗哪個不怕！」

團丁挺起胸脯向前走着，一面微笑道：

「我們這南鄉如今有一個比豺狗還厲害的東西，我們其實是用不着怕豺狗的。」

「豺狗怕什麼東西呢？牠大概很怕老虎吧！我們鄉底下沒有聽見說有老虎呀！」武區長從小在南鄉長大，對於本鄉的地理和出產非常熟悉，自然就懷疑起來。

「你老人家就是我們南鄉的老虎啊！區長！」張德桂仗恃着和武區長是同鄉，而且又是一個知道他家庭底細的人，率性跟他開起玩笑來了；然而仔細一想，又覺得這種行爲太魯莽，不應該，連忙跟着下個解釋道：「我並不是說你就是老虎，我的意思是說你有那麼大的威風，鎮壓得住四鄉，跟老虎差不

多，你還怕什麼豺狗呢！」

武區長的手正伸到路旁的山壁上去，扯了一片腰子形的野樹葉來玩弄着，一聽見團丁把他警噓作老虎，黃瓜條的臉漲紅着，正要發作起來，張德桂底下的註解已經像珠子似地滾下來了，他的怒潮又才徐徐地退降。他始終覺得像下人們這一類的「信口開河」，是不可爲訓的，把鷹鉤鼻子皺了幾皺，大聲斥責道：

「張德桂，我們兩個雖說是同鄉，又還是從小同在一个村子長大的，但是禮貌也不能一點不講究呀！我們在背底後大家說說笑笑，自然沒有什麼關係。在大庭廣衆之間，以後請你千萬不要再來這一套了！你聽得嗎？現在，在這深山裏頭，沒有人的地方，我們可以講自由講平等；到了那個時候，我就是一個堂堂的區長了；你呢，你不過是芝麻那麼大一點兒的一個團丁，什麼事情一點都隨便不得！」

「這個我哪有不聽得的道理！」團丁傻子似地哈哈大笑道。「到了那個時候，我自然就不會再這個樣子了，區長，老張在外面也混了十好幾年了呢！」

這頂撞，武區長當然又是不滿意的；但是當他一擡起頭的時候，便看見斜掛在團丁背上的那枝毛瑟鎗了，烏銅的槍筒子擦得很亮，膨脹的子彈帶圍在他的腰際，再看看那個人粗手粗腳的背影，莫名其妙

地，「命案」這兩個可怕的字眼立刻就在區長的心頭湧起來了。他的思想像急流似地便尾隨着這兩個字跑下去——他衣袋中幾十塊錢這個數目是有的，張德桂這粗人要是對他真安着什麼壞心，這件事是太容易解決了。在這深山之中，離丁家堡還有十好幾里路，根本用不着求助於他的武器，以團丁那樣強有力的漢子，順手輕輕一推，他馬上就會掉到幾萬丈深的懸崖底下去，連屍首都要找不着的。——他這時覺得團丁張德桂比那餓慌了而嚎叫着的豺狗還更可怕些。他把眼睛張得很大，牙齒咬得幫緊，拳頭用力地握住，（這是他向來產生「急智」的三步驟），理智便開始在他的心靈裏活動起來，終於把剛才那種微弱的情感克服住了。（據說武鬆聲所以能當着區長，就是由於有這些長處。）他不慌不忙地也緊跟着那團丁的笑聲，露出兩列黑牙，格格地發出幾聲狂笑。

走下了一座又長又陡的山坡，一窪黑泥塘橫在面前，阻住他們的去路，好在泥塘的面積還不大，武區長身子一縱，也就跨過去了。團丁還怕區長有什麼為難，把手裏的風雨燈放低了一點，警告道：

「慢點，區長，留神踩到水裏頭去！」

區長跳過泥塘，緩過一口氣來以後，忽然親切地喊道：

「德桂，你用不着給我打燈了，又不是在大庭廣衆的前面，這裏又沒有人，我們率性並排走吧，這

麼遠的路，大家也好擺擺龍門陣，（二）不寂寞。」

這一段話很甜蜜，用牠來緩和任何嚴重的局面，也最有力量。團丁是個老實人，心眼頂直，區長不擺架子，這是最好了，他就放緩了脚步，轉過身來，遷就這位南鄉的長官。

團丁是丁家堡忠厚的農民出身。論年紀比武區長還小兩歲，剛剛才滿三十，因為經過風霜稍多，滿臉的粗肉和一嘴的鬍子，簡直就把他變成一個四十以上的中年人。早年由於他有一個叔叔在城裏開小雜貨鋪的方便，他就進城去讀高等小學，混差使，時間還遠在武區長之前。不過武區長他們家是個有名的土老肥（二），他比他多上了幾年中學，不知在什麼地方又鬼混了幾年，居然就到本鄉當起區長來了。

張德桂自己卻沒有一點出息，僅僅在丁家堡國防分局找到團丁這麼一個渺小的位置。這兩三年來，大家都說武區長已經發了好幾萬塊錢的財了，張德桂自然覺得這是人家的福大命大。不過他常常總想找一個機會，問問這位老朋友飛黃騰達的經過；（他雖然耳聞了一點，但不甚清楚。）因為在兒童時代，大家一同在鄉下洗澡摸魚的時候，武德聲似乎並沒有什麼特別出奇的本領，他決沒有夢想到他會弄到今日這

（一）擺龍門陣就是講故事

（二）土老肥就是土財主

樣的地位。他越是想探求這個道理，但是機會越是不允許他。武區長一看見這團丁，就故意走到人叢裏面去，他的一腔懷疑當着人當然也就不便洩露出來。這粗人老天真賦他以一種口直心快的個性，在人叢略略稀少的時候，有時他卻喜歡拿着老朋友的資格，給區長開點小小的玩笑。今天也就是和往日一樣的情形，「打劫」的思想在南鄉那樣善良老百姓的頭腦中是從來沒有過的。然而武區長因為自己冇錢，處處總發惑着人家在打他的主意，所以凡事他都特別留神。今夜的地境，又和往常大不相同，是在深山懸崖之間。

張德桂把身子回轉來，武區長便趕了一步上前去，拍着他的肩膀，一壁向前邁腿，一壁媚笑道：「德桂，我們總算老朋友了，剛才我那些話，你千萬不要認真，我不過是說了要的。弟兄，我早就想要提拔你了，總是沒有適當的位置。本來嗎，你想想，老朋友得勢了，哪里有不援引老朋友道理呢？」

張德桂覺得有點奇怪起來：武區長剛才那種傲慢的氣派爲什麼沒有了，竟完全變成了一個和藹可親的人了？他細想：大概他剛才說的那些話真有道理，背後大家不妨隨隨便便，當着人面前，是要保持彼此的身分的：這也許就是他們官場裏頭的人要的什麼派頭吧！張德桂以爲，他萬一自己能够走紅運，

得了勞，他敢說，無論在什麼時候他都要和弟兄們同甘共苦，決不會當着人是這個模樣，背着人又是那個模樣。他老實，也許這就是老實人的想法，武區長自然就不那麼想。這團丁，從根本上說，他是並不十分羨慕武區長的，因為他覺得，他雖然有了錢，卻把自己的身體糟踐得不成樣子。他只要一看見武慈聲那張煙灰臉，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的軀體，小得來只差成了一條縫的眼睛，還有那紫色的乾嘴唇，那彎駝的背部，他便聯想到這團人買了好幾個小老婆，卻連一個兒子都沒有，心裏不由得不起悲憫的，沈重的歎息：

「武慈聲在我們鄉下總算得富貴的人家了；但是你看，他把身體弄壞成那點樣子，後人都沒有，單拿些錢來做什麼呢？」

他深知知道這些話，要是對武區長說出來，作為對他的一種勸告，他也決不會聽取，因為我們的區長已經沈溺在那種生活裏面了，萬難再有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」的希望。而且區長對着團丁，總是好擺出官僚的虛架子，作威作福；這架子便是兩位老朋友中間的一層隔膜。今天顯然老天給了團丁一個好機會，他可以開始和武區長作正面的接觸了。他很隨便地說了幾句話，對方居然沒有十分發怒，這尤其是可喜的事。張德桂覺得這回可以開問他關於他發財的經過了，並且他還打算試着勸勸他應當好生保養他

自己的身體。當他聽見武區長那段親切的話以後，心裏登時充滿了非常喜悅的情緒，把步子竭力維持着和區長一致，連忙答道：

「區長，你真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，沒有多少年，你就做起大官來了，我們哪個會不佩服你！一樣兩隻腳兩隻手的男子漢，偏偏就是你有本領，我們就不行。」

脚步又踩過了一堆爛泥，有幾點歸鴉劃過長空，靜寂無聲；遠處黑森森的林子裏，小鳥翅聲撲撲地亂響着，大概是迷了路。

「自然，」武區長的心跳稍微和緩一點，對於這個只上過兩年高等小學的鄉下人，他覺得是落得吹牛的，聲音有點含糊地說。（因為他嘴裏還噙着一顆煙泡）。「各人有各人的辦法，德桂，我給你說吧，要是人人都變成一樣，天地間便沒有偉人同常人的區別了，哪個來管理這個世界？譬如沒有我，哪個又來管理這一塊？」

「你吹什麼！我說你一半也是因為運氣。」團丁因為毛瑟鎗的皮帶纏得太緊了，把他憋了一鬆，同時瞥了他的老朋友一眼道。

武區長看見他一鬆鎗枝的皮帶，不由得又想到那個填念頭上去，驕傲的神氣立刻像煙霧被大風吹

散，看見那兵士並不把鎗取下來，他又放心了，胸脯起伏着答道：

「自然，這的確也有點運氣的關係。」

月亮突出了雲團了，路徑清晰了許多。他們走上了一座簡易的，沒有欄杆的木橋，人載在上面，橋便吱吱嘎嘎地響動。快到鬼巖洞了。他們擡起頭來，便看得見那個凹進去的深穴，在朦朧的夜色掩映之下，像一個妖怪張大了血盆似的巨口等候在那里，巖頂的亂草就像那妖怪的頭髮，遠遠地那一團一團的，紅綠色的篝火，正向着巖洞口滾跳過去。那里是鄉下野墳最多的地方。團丁是見過仗火的，並不怕鬼，反而笑嘻嘻地提醒武區長道：

「區長，你看，那邊就是鬼巖洞哩！前清時代，這里還是一條小路，據說常常有謀財害命的。他們說，半夜三更那裏鬼都打得死人！」

團丁說話的聲音，這時特別響亮起來，他的目的是在壯壯區長的膽子。武懋聲一聽到這種描寫，不由得又引起他的疑心病，在他的眼中，團丁背上的毛瑟鎗越發亮起來了；他的心突突地跳着，兩種恐怖——鬼巖洞的景象和團丁的不懷好意——襲擊着他，他的脚步忽高忽低地錯亂得不成樣子，聲音有點發顫道：

「那是在前清的黑暗時代，如今人心好得多了，決不會再有人來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；況且這又是平陽大路，來往的人非常的多。」

張德桂的心裏坦白極了，先是嘴裏打着呼嚕，後來益發放肆起來，搖頭晃腦地唱着柳陰記上的山伯訪友那一段：

「那日過莊把弟訪，才知弟是美姣娘；

弟把真言對兄講，爲兄聞言好悽涼；

冤孽病兒從空降，我得急病轉回鄉。——」

在平常，萬萬不會有人像這樣在區長面前放肆無禮的，這對於區長是一種欺負，也可說是一種侮辱。然而今夜是在萬山之中，缺少任何良策，一方面他還切迫地需要着這位旅伴的保護。人家一旦不高興，要是稍稍一動手，自己就要發生生命的危險。對方越是海闊天空與談笑自若，武區長的心裏越是忐忑不安。煙泡雖然預備得很充分；就是乾焦焦地就嚙下去了，沒有一點幫助消化的飲料，——最好是來一盆濃茶，——這尤其是令人難過的事情。縣城離丁家堡十五里，他們才走了三分之一，武區長的氣喘得真厲害，於是噲噲地咳起嗽來。

張德桂的左手差不多完全攙住這位領袖人物了，他把腳步放得緩緩地去將就他，一面鼓勵道：

「區長，這兒離丁家堡還有十來里哩，我們慢慢地擺着龍門陣走吧！走得太快了，更要累死人。」

武區長上氣不接下氣地點着頭，一連塞了兩個煙泡進嘴，精神又好一點。

「我想問你一件事情，區長。」團丁笑着說。

區長問：「什麼事？」

「有人說，你這幾年找了好幾萬塊錢，是不是真的？」

「他怎麼忽然請問起我的財產來了呢？難道他真安得有什麼壞心嗎？」南鄉長官的思想總是往這條路上走。「怎麼答覆他呢，說真話，還是說假話？」他真有點躊躇了。

團丁看見這位貴人沒有回答，以爲一定他自己說話的聲音太低了，他不曾聽見，跟着又改正地重複了一句：

「人家都說區長你這幾年發了大財，真有這樣的事情嗎？」

「錢是找了一點，哪里會就有好幾萬塊呢？德桂，這都是好專的人造的謠言，你千萬相信不得。」

「區長，你從中學畢業後，怎麼就把區長弄到手了呀？把老實話跟我講講吧，大家都不是外人。」